

現代佛學
大系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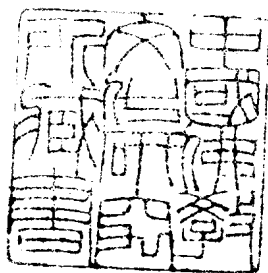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
中外佛教交通史料匯編

彌勒出版社

現代佛學大系18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

中外佛教交通史料匯編



000111

彌勒出版社

季羨林 著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

——節錄佛教相關部份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出版

現代佛學大系18

(全套六十冊)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定價：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整

全書主編：藍吉富

發行所：彌勒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自由街22號三樓

電話：(〇二)九一一七九三七

郵撥：151566號「彌勒出版社」帳戶

發行人：藍吉富

印刷所：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

行政院
新聞局
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七號

出版前言

一、中印文化關係史論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是季羨林先生數十年前的舊著。季先生是精研東方文化與語言的專家。此書專論中印文化交流的某些問題，精析入微，可視為此類研究的開山之作。原書另有「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一文，以與佛教關係甚少，限於體例，只好割愛。

二、中外佛教交通史料滙編

民國十五年，張星烺先生出版了一套「中西交通史料滙篇」，內含古代中國與歐、亞、非三洲的文化交流史料。全書共計六冊，其中有一部份是中國與印度、西域的佛教文化交流史料。對於研究中外佛教關係的學者們而言，有這些資料是頗為方便的。因此，「大系」編者乃將該部份選錄出來，輯成此書，並改爲今名。

張星烺先生，字亮塵，自幼秉承家學，深通國故，並曾赴歐洲留學，諳數國語言，爲我國有數的中西交通史學家。張先生編輯「中西交通史料滙篇」一書，耗時耗力，甚見功夫。

原書自序云：

「翻譯西書易，而清理中國載籍難。……中國書籍之多，雖畢全生之年，亦不敢云盡見。……加以中國舊日之野史筆記等書，無事不錄，全無條序。人名地名，又無目錄。從事搜查，猶之泅海底而採珍珠。往往搜查叢書一部，耗費光陰數月，而所得僅一二條可以適用，甚至無一條可用者，亦有之也。以一人有涯之生，從事斯業，殆而已矣。編輯此書，自始搜材料之日，迄今十餘年矣。年當而立，爲家庭鹽米之故，南北奔波，挾稿以隨。稍有餘暇，提筆書之。盛夏揮汗，嚴冬呵凍，未嘗輟筆。淒風苦雨，孤燈寒月，費盡心力，始得畢業。書或容有疏漏，而十餘年之心力，瘁於此矣。」

由此一序文，可以看出張先生對該書所投注的心力。語云：「善抄書可以成著述」，張先生的原著，更可爲此語作一註腳。此處所錄，雖然只是佛教部份，但是仍可以看出作者所下的深厚功夫。善讀書者，一定可以從這部書裏，發現中外佛教交通的很多問題。這一題目，值得現代研究者探索、鑽研。

序

季羨林

中國和印度都是文化極古老的國家，也都是人口最多的國家。將近三千公里的邊界從地理上把這兩個偉大的國家連接在一起，超過三四千年的友誼從感情上把這兩個偉大民族的心連接在一起。在幾千年的悠長歲月中，我們兩國只有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外交往還和經濟來往，而從沒有過戰爭。這是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的事情，也是我們兩國人民值得驕傲的事情。

這兩個偉大的民族間的友誼和文化交流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我們目前還不能肯定地答覆這問題，但是一定很早，這是毫無疑問的。在這個問題上，有一件有趣的事實值得我們注意：這就是在兩國的古代天文學上都有二十八宿的理論。專就天文學來說，二十八這個數字並沒有什麼必然性，所以很可能是一個向另一個學習的。中國大約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以前就已經有了二十八宿的理論。如果從這一件事情上來推斷，那麼不論是誰向誰學習，中國印度兩國的友誼和文化交流到現在總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

印度許多古書上都有關於中國（脂那，梵文是 China）的記載，例如在史詩「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和「羅摩衍那」（Rāmāyana）裏都有。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典」（Manusmṛiti）第四

十四頌 (Gāthā) 把中國人和希臘人、塞種人並列。在中國古書裏也有很多關於印度的記載。雖然其中許多有很濃厚的神話色彩，但是無論如何總可以看出中印兩國人民在怎樣早的時候就互有所聞，互相往來了。

中國是全世界最早生產蠶絲的國家。至遲在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絲就已經輸入印度。在梵文裏，有許多與絲有關的字，如 *Cinapaṭita* (成捆的絲)、*Cināṃśuka* (絲衣服) 等，都有 *Cina* (脂那) 這個字作為組成部分。可見中國絲在古代印度影響是非常大的。

中印之間的交通到了公元前二世紀時在中國的史籍中有了正式的記載。公元前一三八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當時的西域泛指今甘肅西北部、新疆全省和中亞細亞的一部分）。他在大夏國（在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中國四川省出產的竹杖和布匹。大夏國人告訴他，這是商人從身毒（當時中國人民對印度的稱呼）買來的。在公元前二世紀時，中國四川的產品已經輸入印度，並且從印度運到大夏。可見中國和印度的交通當時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發展。

印度的佛教也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傳入中國。即使我們撇開這一方面的傳說不談，例如關於印度來華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的傳說，那麼，至少我們可以根據下面一個事實來肯定，在公元前一世紀初佛教已經從印度傳到中國來了。公元後六十五年，漢明帝在給楚王英的一道詔書裏用了幾個從印度來的借字：「浮屠」（就是「佛」，梵文是 *Buddha* ）、「伊蒲塞」（就是「居士」，梵文是 *upāsaka* ）、「桑門」（就是「和尚」，梵文是 *śramaṇa* ）。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的可靠的證據。

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國，中印兩國的交通日益發展。許多中國僧人排除萬難不辭跋涉到印度去求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顯（五世紀）、玄奘（七世紀）和義淨（七世紀）。他們游歷印度的記述今天已經成爲研究印度古代史和中世史的極可寶貴的文獻。印度僧人到中國來的也不少。來往於兩國之間的還有兩國的外交代表和商人。據中國史書的記載，早在六世紀時，就有許多印度僑民居留在中國古代的大都市之一的洛陽。兩國的文化交流隨之而大大地加強。

印度的文化對中國的文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文學方面，從公元五世紀到七世紀，中國文學中產生了一類特殊的作品——鬼神志怪的書籍。這些書裏面的故事有很多是從佛經裏抄來的。印度的民間故事因而大量地傳入中國，一直流傳到現在。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傳奇小說盛極一時。在這一類的小說裏，印度故事的影響也很顯著，譬如裏面常常出現的「龍王」和「龍女」就都起源於印度。唐代另一種新文體「變文」和佛經的關係更爲密切。「變文」是以詩歌和散文合組而成的一種通俗生動的文體。它最初專門講唱佛經裏的故事，以後才增加了新的內容。「變文」直接影響了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的「話本」（用近乎口語的通俗體裁寫成的故事）。「變文」的發展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件有重要意義的事情。

中國的聲韻學也受了印度的一些影響。唐末（九世紀）僧人守溫創制了三十六字母（實在是三十個），就是根據梵文字母的體系。

在藝術方面，無論是中國的繪畫、雕塑和音樂，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印度藝術的影響。希臘藝術

傳到了大夏，吸收了佛教思想，形成了所謂「健陀羅」藝術。在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寶庫中，例如山西省北部的雲岡石窟中的石刻（公元五世紀以後的作品）和甘肅省西部敦煌石窟中的壁畫（公元四世紀以後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健陀羅」藝術的一些影響。

在中國的醫學裏也有一些印度成分。「隋書」「經籍志」記載著許多從印度譯過來的醫書。這些書到現在雖然都已散佚，但是在唐代的中國醫書中還保留了一些印度醫學理論和藥方，可見當時印度醫學之一斑。從公元三世紀直到十世紀的中國許多舊醫書裏也都有有一些印度醫學的色彩。唐代還有印度醫生到中國來開業。公元七世紀時，唐朝的皇帝曾請印度方士爲他們製造長生不老之藥。

此外，中國語言也受了印度的影響。漢語裏有許多印度借詞，例如「琉璃」是從印度古代俗語 *verūla*（梵文是 *vaṇṭura*）譯過來的，「塔」是從印度古代俗語 *thupa*（梵文是 *stupa*）譯過來的。像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來。

中國文化傳到印度，當然對印度文化的發展也有了極大的影響。前面已經談到中國的絲傳入印度，這裏再舉幾個有同樣重要意義的事情來作例子。造紙術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明之一，集大成的發明者是漢朝的蔡倫，時間是公元一〇五年。至晚在第七世紀，中國紙已經傳到印度，以後造紙術也傳過去了。印度古代是在白樺樹皮、貝葉（即棕櫚樹的葉子）等上面寫字的。這當然很不方便。有了紙之後，不止在紙上書寫，還用紙來印刷書籍。這樣書籍的數量增多了，文化的傳播也因而加速。

中國人其他的偉大的發明，像羅盤針、火藥、印刷術等，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也都傳入印度

，而且也像在世界其他國家裏一樣，對印度文化和生活多方面地發生了影響。中國瓷器曾大量傳入印度，一直到現在，在印度的許多博物館裏都藏有中國瓷器。印度考古學家也曾在印度發掘出中國古代的錢幣。中國古代大哲學家老子的著作曾譯爲梵文，傳至印度。這些事實都說明了中國人怎樣對印度人做出了極可寶貴的貢獻。

就這樣，中印兩國人在漫長的歲月裏通過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彼此豐富了原已十分光輝的文化寶庫，並且一天比一天更加鞏固了兩國間的傳統友誼。（中略）

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的發展在十六世紀歐洲殖民主義國家侵入東方以後開始遇到了嚴重的阻碍。西方侵略勢力破壞了印度的社會基礎，使他們的固有文化無法發展下去。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在外國的侵略下，中國也逐漸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兩國人民同樣生活在外國勢力的壓迫之下，沒有可能再來自由地進行文化交流工作了。（下略）

在本世紀初，我們又復活了文化上的交流。中國光輝燦爛的藝術傳統對印度繪畫的復興有很大的影響，中國的書法和繪畫的表現方式同風格影響了許多印度近代的偉大畫家。一九二四年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到中國來講學，受到熱烈的歡迎。他的許多著作都譯成了中文，對當時的中國新文學有了影響。

泰戈爾曾對中印兩國的未來唱出他的熱烈而真摯的希望：

正像早晨的鳥兒，在天還沒有完全破曉的時候，就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陽的升起。我的心在歌

唱，宣告一個偉大的未來的到臨——這個偉大的未來已經很迫近我們了。我們一定要準備好來迎接這個新的世紀。（泰戈爾在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開幕式上題爲「中國和印度」的講詞的一段）

這一位印度偉大詩人所歌唱的亞洲的新世紀鼓舞著中印兩國爲加強他們之間的友誼而努力，爲迎接這個新世紀而共同努力。（下略）

目次

序·····	一
論梵本「妙法蓮華經」·····	一
論梵文梵文的音譯·····	九
「列子」與佛典·····	七〇
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裏的印度傳說·····	八五
記「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梵文本的發現·····	九五
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	一〇〇
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	一三七
吐火羅語的發現與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四五
浮屠與佛·····	一六五

論梵本「妙法蓮華經」

「妙法蓮華經」(Saddharmapundarikasūtra) 在佛教經典裏地位的崇高，只要治佛教史或對佛教有點研究的人都知道。用不著我們再詳細說。日本人稱之曰「鎮護國家之經典」或「大乘之經王」，可見這部經在日本的地位同在中國一樣重要。就因為這部經這樣重要，所以屢次被譯成中文。據我們所知道的，一共有左列諸譯本。

第一譯(闕) 「佛以三車喚經」一卷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第二譯(闕) 「法華三昧經」六卷

吳外國三藏支彊良接譯

第三譯(闕) 「薩芸芬陀利經」六卷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第四譯(存) 「正法華經」十卷

西晉月支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五譯（存）

「薩曇分陀利經」一卷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第六譯（闕）

「方等法華經」五卷

東晉沙門支道根譯

第七譯（存）

「妙法蓮華經」八卷 二十八品 或七卷

姚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第八譯（存）

「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 二十七品 或八卷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共笈多譯

此外還有許多節譯本，我們不一一列舉了（參閱南條文雄泉芳環「梵漢對照新譯法華經」頁六一—七七）。

倘若比較一下以上這許多譯本，沒有兩個本子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它們所根據的梵文原本絕不會是一個本子。根據這些不同的翻譯和現存的梵文原本也許可以構擬出一部原始「妙法蓮華經」來，但這工作還沒有人作過。我現在也並不想來嘗試。只是想從現存的梵文本的不同的抄本裏舉幾個文法上的特點，用來推測「妙法蓮華經」成立的時代、地域和以後傳布的情形。

「妙法蓮華經」的梵文本是荷蘭學者 Hendrik Kern 和日本學者南條文雄校刊的，於一九一二年出版於俄舊京聖彼得堡，是佛教叢書（Bibliotheca Buddhica）的第十種。他們共用了八個抄本。這八個抄本

可以分成兩組：其中有一個抄本是來自疏勒(Kashgar)，其餘的都來自尼泊爾。現在我們就拿。來代表Kashgar本，拿n.來代表尼泊爾本。雖然從大體上看起來兩個本子的字句都差不多，無疑的是出自同一個較古的本子；但倘若仔細研究起來，兩個本子却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裏面俗語字(Prakrit)和半梵文化的俗語字非常多，尤其是在伽陀(Gāthā)裏面。裏面雖然也有，但比。却少多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要了解這原因，我們先要談一談初期佛教經典文字方面的情形。巴利文經典，我想另外寫一篇文章來討論，這裏不談。其餘所謂梵文的或半梵文的佛典，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裏面有許多字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梵文化的俗語。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推測到，這些經典原來都是用俗語寫成的。以後才漸漸梵文化起來。時間愈久，離原本愈遠，梵文化的程度也就愈深。所以看梵文化程度的深淺可以定一部經典的年代。「妙法蓮華經」也不是例外。原始「妙法蓮華經」也一定是用俗語寫成的。同別的佛典一樣，這本子也隨了時代漸漸梵文化起來。裏面俗語字多，可以證明它梵文化的程度尚淺；換句話說，這個本子較老。裏面俗語字少，可以證明它梵文化的程度較深，也就可以說，這個本子較幼。雖然老於，但。並不是從。出來的。它們之間仍然是兄弟關係。只是一個是老大哥，一個是小弟弟而已。

我上面說到原始「妙法蓮華經」一定是用俗語寫成的；但究竟用的是那一種俗語呢？這問題初看起來似乎很難解決；因為。梵文化的程度已經很深，固然很難從僅存的幾個俗語字或半俗語字窺探原

來俗語的眞像；連在。裏都是梵文字的數遠超過俗語字，尤其是散文部分幾乎全是梵文了。但倘若我們把在。同。裏殘留的俗語字拿來一比較，看看在同一个地方兩個本子裏相當的字是什麼。有的時候，在兩個本子裏都是俗語字；但在。裏却改換了語尾。有的時候，在。裏是俗語，到了。就變成了梵文。從這改換去取之間，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窺探出原文俗語的消息。所以我們現在就在下面舉出幾個例子來，看看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字在。同。兩個本子裏的變化。

一陽類收 -a 字的體聲多數..

śāriṇ vaistāṇiku tasya cābhūt stūpāna koḍimayuta

anantakā (o. 是這樣, n. 變爲 anāntakāḥ) (26,8)

buddhosita (o. 是這樣, n. 變爲 adhyesiṭāḥ) kāmagaṇeṣu saktās tīṣṇāya saṁmūreṇita mohacitāḥ (48,2)

sa tva avocac chigutha kumarakā nānāvīdha yanakā yā manasi

mṛgair ajair goṇavarais ca yukta uccā mahantā (o. 是這樣, n. 變爲 mahāntāḥ) samalanṛktā ca (87,7-8)

從上面舉的幾個例子裏可以看出來，陽類收 -a 字的體聲多數的尾音在。裏是 -a，到了。裏變成 -iḥ。原本裏一定同。一樣是 -a。

二除了上面舉的例子外，陽類收 -a 字的體聲多數還有另外一個尾音。這種例子極少：

o.

n.

mahādvīpāni

(mahā)dvīpāḥ

stūpāni

stūpāḥ